

河的第一条岸

温暖了孤独的心

◆ 河西

本埠生活录

礼拜四,晃市集

◆ 石磊

台上和台下,万芳判若两人。

台下,她静静地坐在咖啡厅里,说话的声音轻柔到你必须把耳朵竖起来。眼神倦怠。她总是在抱怨:“房间里有人抽烟,这边的人抽烟好凶啊。”可是放眼望去,哪里有什么烟雾缭绕?鼻子里也丝毫没有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。这样说着说着,开始有一点灵异的感觉。

可是一旦到了台上,万芳就不再韬光养晦,她素净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。

作为台湾滚石唱片的唱将级女歌手,万芳声音的表现力在华语音乐圈有口皆碑。《割爱》《温哥华悲伤一号》《猜心》《Fly Away》《孩子气》,特别是为尔东升电影《新不了情》配唱的主题曲,都曾在排行榜上驻留多周,连蔡琴都有点嫉妒,感叹:为什么像《新不了情》这样的好歌没有落到她的头上?她的17张个人专辑一定是台湾流行

音乐的种种怪现象。你从中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尊严、骄傲、内心的挣扎和荒凉。当然,她是孤独的,她自己清楚地知道:“来看她的演唱会在上海大概要算是小众。”是否因为这样,她才想要小众到底,所有她的专辑主打歌一律被打入冷宫?演唱的是《不确定》《迷惑森林》《知道不知道》,它们沉默了太久,带着岁月的痕迹,十多年来,这些歌可能从来没有被人在舞台上唱过。而当万芳轻轻擦去它们身上的灰尘,让曾经听过这些歌曲的人,忽然想起曾经的那一个下午或者夜晚,风是从何处吹来,吹过我们的眼眶,在惊恐不安中看到我们曾经年轻的脸。

手风琴的声音特别哀怨,带来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的忧伤气息。吉他,仍像文学般抒情。

当她的声音像一杯咖啡温暖了孤独的心,最后一个音符落幕时,离别也变得无比芬芳。

礼拜四,振作一点春天的精神,去碧云社区的市集晃晃。

一进去,就看见个小摊子,马达加斯加夫妻老婆摊,卖家乡食物。谢谢天,人生第一次,面对面邂逅马达加斯加人。上一次,是在好莱坞的卡通片里,跟马达加斯加眉来眼去了一下。即便那一次,亦是无数年前的往事了。印象至深刻的,是那对夫妇的热情澎湃,好非洲啊好非洲。

一转身,背后是家墨西哥摊子,夫妻两个的身材,如两幅门神,巨型铺开,壮观得腰细。尝一口人家的玉米塔克脆饼,那个沾酱,调得果然地道,又酸又辣,稳准而且狠。

穿过一条窄窄走廊,一个小摊子跟前,排摆着各种清洁液,洗头洗澡洗蔬菜洗碗筷洗家具,分工极细,琳琅满目。一对夫妇,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,见你注目,立刻跟你开讲,这是有机的清洁液,用无患子提取的,一边讲一边捞起一把无患子给我看。我很无知很无脑地问,这是澳洲来的植物果实吗?人家夫妇哦哦哦,狂妄滥炸跟我科普,darling 不是的,我们用的无患子,都是浙江出产的。中国是世界上出产无患子最丰盛的仅有的两个产区之一。我们在上海生活,用附近的原料,做有机产业。我小小难为情,赶紧买买买。

如今晃市集,几乎每一次,都会邂逅千奇百怪的洋人,在中国做千奇百怪的事业,其中一种,就是善用当地原料,开发出适合欧美市场的产品,帮助了当地百姓增加收入,亦成功了自己的一盘经济。比如,加工咖啡,培养牦牛绒毛,制造有机清洗剂等等。独立,有意思。市集的迷人,亦多在这种意外惊喜上。比千篇一律的百货公司,好白相得多。

再走两步,看见一位法国老男人,卖法式小吃,street food,薄饼,法式派,看着卖相极好,不像是家庭出品,像是专业厨师的身手。跟伊买蔬菜的法式派,手笔阔绰地肥肥切一大刀给我,慈祥跟我讲,够你和孩子两个人吃,只收我20块钱。站着闲话几句,好奇这样的法国老男人,在上海做什么?呵呵呵,法国老男人答我,做很多事情啊。教书,教煮法国菜,帮酒店培训厨师,呵呵呵,我年轻时候洛桑酒店学校毕业的。听得我小急,以后我怎么样可以继续买到你的法式派?老男人递给我名片,想吃什么,写email给我,我住在附近,做好了,你来拿。格么,原材料呢?哪里来的?法国老男人撇撇嘴,面粉,我用的俄罗斯的,跟我们法国的,相去不远。我又被科普了一把,原来,俄罗斯面粉,跟法兰西的,可以乱真。

丰子恺的画意

取苹果

丰子恺 丰一吟
(父女/画文)



风月总无边

戏中戏

◆ 何菲

总觉得初夏至梅雨季是最合适听评弹的时节。江南暖湿的空气里飘荡着让人无所适从的分子原子,那种感官层面的东西教人又喜又恼,在小马路、麻将与碧螺春中鞭辟入里,在眉目传情、低吟浅唱中风流蕴藉、楚楚动人。

当年南社陆澹安的弹词《秋海棠》是为范雪君度身定做的作品,范也正式凭此名动上海,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被这位评弹皇后演绎得银兰若泣。想来唯有评弹这种亦歌亦咏的东方音乐能让女人立即娇媚鲜活起来,干涸的心田莫名飘起了细雨。很多评弹女演员分明是萝莉,窈窕端坐明眸善睐的样子却俨然人妻,最合适在似有似无的丝竹声中娇吟《杜十娘》,辅以影影绰绰的灯光,东方质感就被毫无悬念地萃取了出来。李安在《色戒》里特别安排了一场充满隐喻色彩的戏中戏,易先生和王佳芝各怀心事去听评弹,弦琶琮铮里,高博文将严调的《杨乃武·密室相会》拿捏得机锋婉转,句句入心。

因缘际会,在《色戒》公映几年后我认识了高博文。他已是上海评弹团副团长,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获得者,坊间被誉为吴韵一哥。他身形高挺,目光灼灼,风雅稳重,气息很民国,说话很实在也很矜,最妖的暗器还在于收敛与释放间的性情表达分寸,在于反复打磨后形成的合宜、玲珑与沉着,如同江

都市专栏

周刊 第394期

总是想得太多

我住的小区植物品种十分丰富。早樱虽然瘦弱,仍然努力传递春天的信息。有人在窗下栽了牡丹,平时看着并不起眼,开出来品种却是凤丹白,白色的长花瓣簇拥着紫红的花盘。牡丹落尽,还有一株单瓣的粉色芍药可看。靠着马路的人家种了桔树,初夏小小的桔花一开,人行道上的人们便吸着鼻子四处寻找香气的来源。夏日里开放的还有金银花,嫩红的花蕾绽开后,花藤上金银满枝,细闻有怡人的清气。邻居院子的花窗里伸出来的枝条是枸杞,可以从碧叶、紫花,一直看到它结出艳红的浆果。那果子往往最先被鸟儿发现,和来不及熟透的枇杷果落得一样的命运。麻雀无处借力悬空啄食枸杞子的场面我见过不止一回。我的贡献是拉细绳在阳台上种了两株蓝紫色的牵牛,虽然我看到的尽是花朵的背面,可听到隔壁的老妇人对孩子说“那是牵牛花”时,还是忍不住飘飘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94) ◆ 严力

➡ 当你试穿古装的时候

镜子里的古代

不会走出来与你一起怀旧

➡ 有史以来

和平与战争就没尝过

失去对方是什么滋味

➡ 很多人至今还不清楚

在文明的领域里

成年人就是一种职业

➡ 婚姻就是把昨天和昨天

缝在了一起

➡ 天赋是一种景观

哪怕已经生锈了

也会有旁观者

不断为其感叹

小区

◆ 戴蓉

然起来。有人划出一小块屋后的空地来种菜,两三平方米的地里整齐地种了莴笋、油菜和一圈小葱。一位身形高大的老者在早春的微雨中,戴着竹笠在地里忙着,教人几乎怀疑他就是传说中隐居的侠客。

每个小区都有养狗的人,一群小京巴经常被主人领着在楼下闲逛,也许是唯恐遮挡了视线,小狗前额的长毛都用花花绿绿的长尾夹夹在头顶。车库前的那只狗偶尔在夜里狂吠,不知是有所发现,还是觉得有人对它做了十恶不赦的

事。每个小区,似乎也都有一个弹不好钢琴的人。每次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,都会想到某人在专栏里抱怨,她的芳邻一曲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》磕磕巴巴弹了半年也没什么长进。她哀叹说,伦敦桥始终没有顺利地倒下来。而我总是庆幸人们尝试的是键盘乐而非弦乐,倘若有人学起二胡或者小提琴,恐怕对“听众”是更大的煎熬。

不必门口有人敬礼,院子里也可以没有喷水池,这样有声有色有烟火气的小区我已经觉得很好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寻找太史蛇羹

◆ 钟洁玲

上海电视台要拍一部关于粤菜大宴的纪录片,这场大宴选了几个鼎鼎大名的粤菜,但第一主角却是一盘汤羹。广东本是汤的王国,但是这一回,所选的汤,不是一般人家做得出的老火汤,而是这些年被史海钩沉出来的太史蛇羹。

为什么要选太史蛇羹?因为它有故事。电视台的许编导有人文情结,决心把一个百年前的沧桑故事搭配着蛇羹呈现出来。要知道,观众对故事的胃口是无止境的。太史蛇羹的创始人是一百年前雄踞羊城食坛、有羊城首席美食家之称的江孔殷。

江孔殷的父亲是巨富茶商,他本人则是清末最后一科进士。中进士方可入翰林,粤人把入翰林的人称为“太史”,江孔殷就自称“江太史”。当年的太史第坐落于广州河南同德里,占据四条街。太史第内养兰一百二十种,关起门来家有五六十人吃饭。雇有四名厨子:一位中菜大厨,一位点心师,一位斋厨,还有一位西厨。太史菜是在江太史的百般挑剔和亲自参与下定型的。江家创出一道新菜,广州各大酒楼马上“山寨”,冠上“太史”二字。屡受欢迎。

每年秋天“三蛇肥”的季节,江

家开始举办蛇宴。太史蛇宴是太史菜里最负盛名的菜式,它不仅是一道菜,而是一个以蛇为主题的宴席。是江太史的传世之作。蛇宴里面的主角,就是太史蛇羹。

许编导看过我著的《粤菜传奇》,得知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江太史的长篇小说,便辗转找到我,约我一起到江太史的故乡——从前属南海县今天属佛山市辖下的下朗村。无独有偶,村里有一位江姓师傅如今正在经营“太史蛇羹”。他叫江欣灿,入厨行30多年。1991年开始学习烹蛇,一直做蛇肴,主要的蛇碌、蛇丝等。两三年前开始做起蛇羹。他带的徒弟里,有一个江太史的后人。一天这个徒弟对他说,我家祖上有个鼎鼎大名的太史公,创过一道驰名粤港澳的太史蛇羹,不如我们就用他的名义。于是他们到处搜集资料,但一百年来沧海桑田,太史蛇羹的配方,众说纷纭,俨然一部“罗生门”。江太史因遇战乱,家道中落,后来皈依密宗,长年茹素。所有见过吃过的人早就作古,江欣灿只找到零星记载,之后通过一次次调整配料,自成一派,又希望借力于江太史的传说,于是树起了“太史蛇羹”的招牌。